

学术探讨

论吴鞠通气味配伍理论及应用

程昭寰¹ 王永炎²

主题词 气味 中药配伍 @ 吴鞠通

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“有志采摭历代名贤著述，去其驳杂，取其精微，间附己意，以及考验，合成一体，名曰温病条辨”。《温病条辨》问世之后，后世医家谓其为总结叶、薛诸家温病学说的集大成者。该书既倡寒温水火辨，又立清热养阴大法，尤其强化三焦辨证，并于方剂下注明五味组方之规律，如白虎加桂枝汤下注明：“辛凉苦甘复辛温法”，四气与五味组方之规亦彰然于书，释方时亦常从气味配伍理论加以详细说明。本文就吴鞠通气味配伍理论及实践意义，试论如下。

1 溯源《灵》《素》，制方选药宗气味配伍

《温病条辨·卷首》立“原病篇”，引了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等 10 多篇《素问》篇章，首揭医理于前，以明本源，继而在释方时多按《素问》七篇大论有关六气司天在泉胜复从化的演变而施气味组方之理，如释辛凉平剂银翘方时云：“本方谨遵内经，风淫于内，治以辛凉，佐以苦甘，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甘苦之剂……”，“又宗喻嘉言芳香通秽之说，用东垣清心凉膈散，辛凉苦甘，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，勿犯中焦，加银花辛凉，芥穗芳香……”，可见用经训去启迪后学，既熨贴，又实用，更有虚怀若谷之处：“此方之妙，预护其虚，纯然清肃上焦，不犯中下，无开门揖盗之弊，有轻以去实之能，用之得法，自然奏效，此叶天士立法所以迥出诸家也”。既然是叶氏的东西就标而明之，其境界非抄袭者可比。

释辛凉轻剂桑菊饮时云：“此辛甘化风、辛凉微苦之方也。盖肺为清虚之脏，微苦则降，辛凉则平，立此方所以避辛温也，”轻剂在于微苦而降，可见气味组方之用，功可巨也。

释辛凉重剂白虎汤时，则要言不烦，此证“辛凉平剂，焉能胜任”，平剂不能胜任，当然就要重剂，重在用甘寒之石膏，苦寒之知母以配伍成方。从仅热伤上焦肺卫，进而及气的病变就有辛凉轻、平、重之次第，其紧密结合临床辨证可知。

释杏苏散方时云：“此苦温甘辛法也”，“若伤燥凉之咳，治以苦温，佐以甘辛，正为合拍”。为什么诊语如此坚定，合《内经》之旨也。

释犀角地黄汤方时云：“甘咸微苦法。”“犀角味咸，入下焦血分以清热，地黄去积聚而补阴，白芍去恶血，生新血，丹皮泻血中伏火”，是以甘咸苦，一炉共冶，正合《内经》“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苦甘”之旨。因此可见，吴鞠通运用气味配伍理论以制方选药是完全依据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之旨，具有配伍娴熟，理论精当，疗效确切的特点。

2 问道长沙，遵气味配伍理论组方

吴鞠通是十分推崇张仲景辨证立法制方的，他说：“若真能识得伤寒，断不至疑麻桂之法不可用，若真能识得温病，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”（《温病条辨·凡例》）。究之伤寒与温病之治不同，还在于巧妙气味配伍。他说：“伤寒伤人身之阳，故喜辛温苦热以救其阳，温病伤人身之阴，故喜辛凉甘寒咸寒以救其阴”（《温病条辨·中焦篇》）。其实，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对温病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吴鞠通崇尚仲景，于法外求法。方不离法，才是真方。如释《伤寒论》大、小承气汤时云：“大承气汤方，此苦辛通咸以入阴法，……合四药观之，可谓无坚不破，无微不入，故曰大也。……若去入阴之芒硝，则云小矣。去枳朴之攻气结，加甘草以和中，则云调胃矣”，“小承气汤方，苦辛通重法”，“调胃承气汤，热淫于内治以咸寒，佐以甘苦。”可见认识经方也不离气味配伍理论。

师仲景之法，其目的是宏扬光大。吴鞠通在这方面堪为典范。如释增液承气汤方时云：“此咸寒苦甘法”，而区别在于“热结液干之大实证则用大承气，偏于热结而液不干者旁流是也，则用调胃承气，偏于热结液少者，则用增液”，“汤名增液，非重用不为功”。释护胃承气汤时云：“苦甘法”，“加意、防护其阴”，宜于“邪气复聚于胃，须再通其里”之时；护胃者，实际上是护其阴；释宣白承气汤时云：“其因肺气不降而里证又实者，必喘促大实，则以杏仁石膏宣肺气之痹，以大黄通肠胃之结，此脏腑合治之法也”，实属“苦辛法”；释导赤承气汤云：“左尺牢坚，小便赤痛，时烦渴甚”，“因火腑不通，左尺必牢坚之脉”，“小肠热盛，下注膀胱，小便必涓滴赤

1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，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(100700)

2 中国中医研究院

收稿日期：2003-06-25

且痛也,则以导赤去淡通之阳药,及连柏之苦通火腑,大黄芒硝承胃气而通大肠”,“此二肠通治法”;释牛黄承气时云:“其因邪闭心包,内窍不通者……则以牛黄丸开手少阴之闭,以承气急泻阳明,救足少阴之阴,此两少阴之合治法”。由此可见,上述诸承气法既师承了仲景之法,又发展了仲景之法,活法救人,其活法系在寒热温凉及酸苦辛甘咸淡中审度,足见气味配伍理论的实用价值。

3 师承天士,于气味配伍中以穷变化

吴鞠通师承叶天士学说,可谓匠心独运,他将叶天士临证之方组成若干效用之方收入《温病条辨》之中,据不完全统计,《温病条辨》直接取自《临证指南医案》计有 99 案,92 方,如桑菊饮、连梅汤等都是。再如,吴鞠通发挥叶天士保津养阴治疗法则,总结出辛凉保津、急下存阴、甘寒生津、咸寒滋阴、育阴潜阳诸法,都无出气味配伍理论。如“热邪深入,或在厥阴,或在少阴”,《温病条辨》均以复脉汤,即甘润存津法,而成乙癸同源之治。“去麻仁加牡蛎,即为一甲复脉汤”,“若以复脉滑润,是以存阴之品,反为泻阴之用”,以牡蛎存阴、涩大便、清里余热,“一物而三用之”,若“温病八九日以后,热深不解,口中津液干涸,但觉手指掣动,即当防其痉挛”,而采用“咸寒甘润”共治的二甲复脉汤;“若脉细促,心中憺憺大动,甚则心中痛”,采用加入生龟甲后的三甲复脉汤,亦咸寒甘润法。若“既厥且嘔,脉细而劲”,可采用“甘咸寒法”的小定风珠方;若“神倦瘵瘵,脉气虚弱,舌绛胎少,时时欲脱”者,用酸苦甘咸法的大定风珠方。由此可见,于酸苦甘咸、寒热温凉中变化,对阴虚诸症,或养而镇之,或养而济之,或滋肺肾、熄虚风,都是发扬和继承了叶天士气味配伍理论的结果,其方也都是来源于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之中。

4 融合百家,于气味配伍以应临床

溯《灵》《素》,遵长沙,师天士,这是吴鞠通得以取得医学大成的根本原因。此外,兼采百家之长于气味配伍理论指导下制方也是吴鞠通的治学特点。如治疗“形似伤寒。右脉洪大,左手反小,面赤口渴”,“但汗不出”的暑温和“辛温复辛凉法”的新加香薷饮方,实系运用《局方》香薷饮去扁豆,加扁豆花、金银花、连翘化裁而成。吴鞠通云:“香薷散发暑邪之表,鲜扁豆花芳香而散,且银花、连翘之辛凉,达肺经之表,纯从外走,不必走中也。温病最忌辛温,暑病不忌者,以暑必兼湿,湿为阴邪,非温不解,故此方香薷厚朴用辛温,而余则佐以辛凉之”,可谓解释中肯。

再如《局方》藿香正气散一方,功能解表化湿,理气和中,表里并重,以治外感风寒、内伤湿浊之证。而吴鞠

通从临床实践出发,灵活化裁成 5 个著名的加減正氣散方:(1)變正氣散苦辛溫兼甘法而為“苦辛微寒”之一加減正氣散(藿香、厚朴、茯苓皮、神曲、麦芽、大腹皮、茵陳、杏仁),用以治療“三焦濕郁,升降失司,脘連腹脹,大便不爽”之證;(2)以“苦辛淡法”的二加減正氣散(藿香梗、陳皮、厚朴、茯苓皮、木防己、大豆黃卷、川通草、薏苡仁),用以治療“濕郁三焦,脘悶便澀,身痛舌白,脈象模糊”之證;(3)以“苦辛寒法”組成的三加減正氣散(藿香、茯苓皮、厚朴、陳皮、杏仁、滑石),用以治療“穢濕着里,舌黃脘悶,氣機不宜,久則釀熱”之證;(4)用“苦辛溫法”的四加減正氣散(藿香、茯苓、厚朴、陳皮、草果、山楂肉、神曲),用以治療“穢濕着里,邪阻氣分,舌白滑,脈右緩”之證;(5)亦用“苦辛溫法”組成的五加減正氣散(藿香、茯苓、厚朴、陳皮、大腹皮、谷麥、蒼朮),用以治療“穢濕着里,脘悶便泄”之證。由此可見,苦辛原則不變(藿香、陳皮、茯苓、厚朴,5 方均用),只是在“微寒”、“寒”、“溫”之間而窮其變化,足見吳鞠通治學之嚴謹。

更有妙者,“苦甘咸法”組方的新加黃龍湯則是《傷寒六書》的黃龍湯演化而來。為什麼作這種演化呢?吳鞠通論曰:“舊方(指黃龍湯)用大承氣湯加參、地、當歸,須知正氣久耗,陰液消亡,不得再用枳朴傷氣而耗液,故改用調胃承氣。取甘草緩急,合人參補正,微點姜汁,宣通胃氣,代枳朴之用,合人參最宜胃氣,加麥地玄參保津液之難保,而又去血結之積聚,姜汁為宣氣分之用,當歸為宣血中之氣分之用,再加海參者,海參咸能軟堅,甘能補正,按海參之液,數倍於其身,其能補液可知,且能走絡中血分,病久必入絡,故以之為使也,”演化之後,無疑既取了陶節庵黃龍湯之長,又補其短,對溫病後期氣陰兩傷、熱結未除之證無疑較黃龍湯更合病機,即所謂“應下失下,正虛不能運藥者”最宜。

總之,吳鞠通運用氣味配伍理論制方是有溯源、有師承;有繼承、又有發揚;有理論、更有實踐。我們從《內經》以下諸名家的制方可以看出,氣味配伍理論是值得發揚光大的。

关于发展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的通知

为了加强学会与会员的联系,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和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,我会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会员。凡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中医药工作者,自愿填写入会申请登记表,即可入会(已在各省中医药学会入会者,不要重复入会)。入会者需交 1 张 2 寸照片、费用 350 元(5 年会费 300 元,注册费 50 元)、职称证书复印件、1~3 篇代表性学术文章寄至北京市朝阳区樱花东路甲 4 号,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高扬收。邮政编码:100029,电话:(010)64212828。